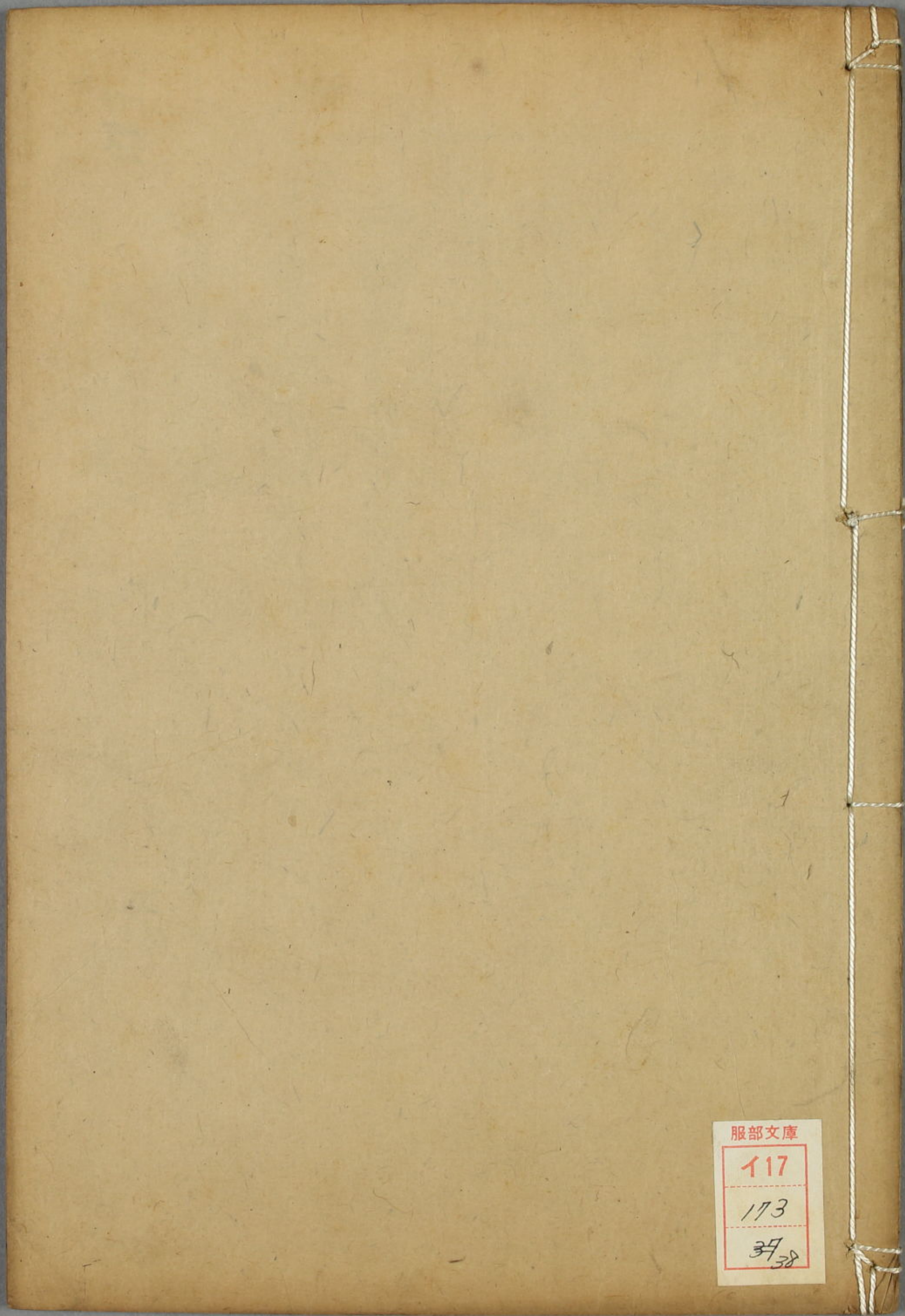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173
37/38



儀禮義疏卷第三十六



牲饋食禮第十五之三
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不及佐食無從殺也致致於主人主婦 賈氏公彥曰如初儀者如賓長三獻之儀但賓長獻十一爵此兄弟長加獻唯有六爵洗觚爲加獻一也尸酢長兄弟二也獻

祝三也。致爵於主人四也。致爵於主婦五也。受主人酢六也。敖氏繼公曰：無從謂所獻所致者，皆無燔從也。無從則不啐酒而卒爵，亦其異者。

加爵之義有二：一比於侑食勸飽之意，一使長兄弟衆賓長得以伸其敬也。及祝而不及佐食者，佐食與旅而祝不與旅，非但禮殺而已。加爵而後致爵，亦所以伸敬於主祭者也。加爵用觚，所以別於正獻也。致爵於主婦，既乃更一觚以自酢，故篚實二觚焉。酢訖降奠于篚。

陸氏佃曰：九獻之外謂之加。明堂位曰：加以璧散。璧角是也。蓋卒食之後其豆謂之加豆，以其加於卒食之後也。卒獻之後其爵謂之加爵，以其加於卒獻之後也。陳氏祥道曰：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爵三。長兄弟賓長利獻之也。下大夫主人主婦賓三獻，又爵二。賓長與利獻之也。上大夫特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賓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賓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又有加爵禮，所以隆於尊者也。

金定傳元事正 卷三
大禘十三獻說者謂九獻外加爵三通嗣舉奠爲十三獻。禘與時祭無加爵。止有九獻。竊疑特牲少牢大夫士四時之祭也。大夫士有加爵。而天子諸侯反廢加爵之禮。於理未合。疏蓋本之崔氏姑存以備考。

右長兄弟爲加爵

衆賓長爲加爵如初。

敖氏繼公曰。如初亦如亞獻也。此亦無從尸祭酒卒酒而爵止。

鄭氏康成曰。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賈氏公彥曰。加爵停之。使庭行旅酬。

大夫賓尸。尸作三獻之爵。遂繼之以旅酬。是尸自行其惠於廟中也。士不賓尸。則尸不出堂。而行旅酬之禮矣。故於加爵而爵止。所以示致惠之意。而使上下同其愛。內外致其忱。至於旣醉而止也。蓋三獻以申敬。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獻焉。斯以廣敬也。加爵以盡歡。故

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酬焉。斯以合歡也。

敖氏繼公曰。擯者三獻用爵。其爵止。而主人主婦

之致亦用爵。蓋放尸器而用之也。此爵止之後。室中及

庭中行禮者皆用觶。則此加爵亦當用觶矣。尸爵止於

舉觶之節。又欲觶之徧行也。

加爵不言用某器。蒙上文洗觶而言也。下記云二觶

長兄弟加爵並用之。既則奠于篚矣。衆賓長同時加爵。

其用觶可知。敖氏用觶之說未足據也。

衆賓長為加爵爵止

嗣舉奠

鄭氏康成曰。嗣。主人將為後者。賈疏。不言適而言將為後者。欲見無

適長立庶子。及同宗為後者。皆是。舉猶飲也。賈疏。舉而飲之。使嗣子飲奠者。將

傳重累之者。賈疏。將使為嗣。牽累崇敬承重祭祀之事。賈氏公彥曰。奠即

上文祝酌奠奠於鉶南是也。敖氏繼公曰。舉奠謂舉

奠觶而飲之。重適故特為此禮。是惟主於有適者言之。

無適則已。孔氏穎達曰。因嗣子舉奠觶飲之。自是以

後因號嗣子爲舉奠。

以傳宗廟之重言之曰受重以承祖宗之貺言之曰舉奠祭祀之陳饌以奠而成嗣舉奠則雖在子弟之列而已付以他日祭祀之事矣既醉之詩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是公尸之所以嘉告而祝其勿替引之者也其舉奠必在加爵爵止之後何也加爵則室中之禮將畢矣若待旅酬而後舉又無以行吾敬也惟於爵止而舉奠可以明前人之保佑其子孫焉於其舉

奠又可以明祚胤之致孝其宗祖焉其序在兄弟加爵之後而又在兄弟弟子舉解之九情深而文美也

鄭氏康成曰託云登餽以上嗣謂君之適長子也又云尊祖之道也謂上嗣祖之正統也太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孔氏穎達曰大夫嗣子不舉奠則此舉奠者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郊特牲云舉尊角詔妥尸天子有奠尊諸侯有奠角在於饋食陰厭之時設饌於奧

奠於鉶南迎尸主而入卽席東面尸舉所奠之尊祭之
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尊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大
夫之嗣子無舉奠避諸侯士卑故不嫌也
大夫辟君士卑不嫌此通例也但天子諸侯所以有
上嗣受爵之禮者以天子諸侯繼世爲君而卿大夫不
世爵故其嗣子不遽行舉奠者不敢以卿大夫自居也
士之子爲士者家有之故其嗣子得行舉奠禮亦卽乎
人心之安焉耳

入北門再拜稽首

敖氏繼公曰盥盥于洗也再拜稽首重尊者之賜
也北門亦於尸西

再拜稽首者惟主人而已嗣繼體亦如之不敢當西
面之位故北面

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
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
合拜焉

正古文
並開爲復

鄭氏繼公曰。奠。鉶南之觶也。肝。卽鄴之加於菹豆者也。位室中之位也。生卒觶。亦異其室中之禮。凡子姓受主人之獻。亦立卒爵。不拜既爵。鄭氏康成曰。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備猶盡也。每拜答之。賈氏公彥曰。直言受肝。明有鹽。下記云。佐食設豆鹽是也。受尊者賜。不敢餘。食若不盡。直云齎之而已。

凡廟中之盥。或爲薦。或與執事。上文舉奠者。盥入欲潔以洗酌也。尸執奠舉肝必親。亦猶親舉角執黍以

授主人也。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

鄭氏康成曰。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獻則以上嗣是也。

尸祭酒啐酒奠之。啐奠出復位。

鄭氏康成曰。啐之者。答其欲酢已也。奠之者。復神之奠。觶。嗣齒於子姓。賈疏。姓之言生。子之所生。謂孫行者。嗣亦孫之流。故齒之。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降。賈疏。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是也。敖氏繼公

特牲饋食禮

曰舉奠酌以進尸。反尸之奠觶耳。尸祭啐奠之如初。新之。李氏如圭曰啐而奠之與接祭時同。

奠不舉。或祭畢時與薦俎敦同改設於西北隅與復位者。嗣復阼階下西面之位。注云嗣與子姓齒此惟階下無事時則然。若以宿尸門外之立位與登餽上食之位觀之則嗣位在長兄弟之上重適也。

右嗣舉奠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

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

正義

鄭氏康成曰弟子後生也

賈氏公彥曰弟子洗

觶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東面獻長兄弟長兄弟北面拜受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坐取觶還西面拜弟子北面答拜長兄弟奠于薦北揖復位故曰如主人酬賓儀。敖氏繼公曰如主人酬賓儀是亦在長兄弟之右也。此有代主人酬長兄弟之意故位與主人同主人酬賓奠觶于薦北此則當奠于薦南而長兄弟則取觶還西

面奠于薦北也。

兄弟弟子。謂兄弟之弟若子一人也。入同主人順賓。

右兄弟之弟子舉觶于其長

宗人告祭胥。

胥支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胥俎也。所告者。衆賓衆兄弟內賓也。

賈疏。知無長賓長兄弟者。以初得獻時。卽祭肺於階上。其獻長兄弟如賓儀。則亦獻時祭可知。獻時設

薦俎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其祭皆離

肺。不言祭豆。可知。賈疏。上文言薦俎設于其位。薦卽豆也。

敖氏繼公曰。

所告者。衆賓衆兄弟內兄弟也。公有司私臣亦存焉。記言衆賓以至私臣。皆肴胥。膚一。離肺一。又云公有司獻次衆賓。私臣獻次兄弟。將羞乃告祭胥。蓋與燕禮大夫祭薦之意同。

注謂衆賓衆兄弟內賓。則佐食亦在其中矣。祭胥使之成禮。又因以爲羞庶羞之節也。燕禮之祭薦者。大夫而已。旣脫屨升席。故先羞而後祭。所以安之也。此則凡在庭中者皆祭焉。又不獨薦而有俎。故必先祭乃羞也。

告必宗人何。庭長也。

乃羞。

正義

鄭氏康成曰。羞。庶羞也。下尸。載醢豆而已。

賈疏。尸豆。醢炙。

載醢。祝以下降於尸。當去醢炙。

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

賈疏。衆賓兄弟。

皆在無內羞。

賈疏。以尸尊尚無內羞決之。

敖氏繼公曰。此但以羞

爲文。則是自尸而下。以至於私臣。皆然也。大夫祭禮。羞

於尸。祝主人主婦。與羞於賓兄弟。內賓及私臣。不同時。

又加以內羞。此則一之。亦士禮異也。李氏如圭曰。少

宰。明爲云。羞及私人。辯。

郝氏敬曰。庶羞。卽豕肉爲之。

王制曰。庶羞不踰牲。

圖

天子諸侯正祭百物備。故賓長受酢後薦尸以羞豆

羞簋。至繹祭而後及於主祭與助祭者。楚茨之詩曰。爲

豆孔庶。爲賓爲客。毛傳以爲繹而賓尸及賓客是也。太

夫正祭。羞於尸。庶羞四豆。至賓尸則尸侑主人主婦內

羞。庶羞兼有之。賓兄弟內賓及私人亦有庶羞。不賓尸

羞於尸。亦庶羞四豆。致爵後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庶羞

兼有之。賓兄弟以下則無。士羞於尸亦庶羞四豆。祭胄之後。祝主人以下。有庶羞而皆無內羞。所以明隆殺之等也。祝主人以下必有庶羞何也。禮無酬而不羞者。雖鄉飲射一獻之禮亦有之。是皆為飲酒設也。

右祭胄乃羞

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南奠觶。

楊氏復曰。所取觶即主

人酬賓之觶。敖氏繼公曰。長兄弟在右。賓在左。各象

其位也。

疏此與鄉飲射先酬主人異者。庭事非堂事也。主人祝並在室中。以尸不與酬。故主人祝亦不與酬也。

通論

賈氏公彥曰。特牲禮堂下行旅酬無算爵並有。在

室中者不與旅酬之事。大夫賓尸。尸與旅酬不與無算爵。故別使二人舉觶于尸侑。尸侑得舉為旅酬。徧及堂下。尸與旅酬者以其賓尸在堂故也。若不賓尸。堂下無旅酬。直行無算爵而已。尸不與之。以其堂下不設尊堂。

上與神靈共尊。不得行旅酬。故闕之。此特牲堂下得旅酬。無算爵並行者。以其堂下與神靈別尊。故爲加爵禮。尸于室中。酌上尊。堂下旅酬行神惠。酌下尊。故大夫賓尸。不賓尸。及士之祭禮。旅酬及無算爵。或行或不。皆參差不等也。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下文長兄弟酬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是賓主相酬。主人常在東。各守其位也。其同在賓中。則受酬者在左。鄉飲酒衆賓受介酬者。自介右。鄭注云。尊介使不失故位。衆受酬者受自左。其義也。蓋同類之中。受者於左。尊在也。

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

鄭氏康成曰。其尊。長兄弟尊也。此受酬者拜亦北面。賈氏公彥曰。自飲酌已尊。酬人時酌彼尊。各自其酒。敖氏繼公曰。阼階東之尊。爲長兄弟而下設之。故曰其尊。若彼自有之。然西方之尊亦如之。東面立。變於鄉飲酒酬者之儀也。鄉飲酒禮。賓東南面酬主人。主人

西南面酬介。此東面酬長兄弟亦惟北面受之。下放此。

禮記此時房中內賓長亦舉主婦所酬之觶以酬宗婦。

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

鄭氏康成曰。初。賓酬長兄弟。敖氏繼公曰。初。謂

奠觶拜。受旅者答拜也。

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

辭皆如初儀。

錯七各反

鄭氏康成曰。交錯猶言東西。

毛氏萇曰。東西爲

交邪行爲錯。敖氏繼公曰。交錯謂二黨互相酬也。初儀卽上文所言相酬之禮。

禮記飲射禮旅于西階上者皆以次相酬。惟特牲禮互旅於其階。交酌於其尊。故云交錯。以有子姓兄弟與飲射異也。以辭亦遂及私人。

論語李氏如圭曰。楚茨云。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古者於旅也。語謂此時也。孔氏穎達曰。旅酬之禮。

交錯以至於辯。是得人之歡心以事其先。故神安而報之以福。

右賓與兄弟旅酬

為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為如字

鄭氏康成曰。於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

賈疏。堂下庭中行旅酬。未訖。為加爵者作止爵。故云禮殺並作。

長為加爵如初。爵止。還便為加爵者作止爵。李氏

如圭曰。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賓。一解繼舉。至是禮殺。

不俟其畢而作止爵。敖氏繼公曰。奠解既舉。其禮

一終於此。可以作止爵矣。不俟再旅者。其意亦與二獻

作止爵於獻賓之前者同。

云如長兄弟之儀。則尸亦酢之。又獻祝。致爵于主人。

致爵於主婦。而作于主人矣。既乃降奠觚于篚。

右眾賓長作止爵

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

解于篚。

鄭氏康成曰。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此不言交錯以辯賓之酬。不言卒受者。實觶於篚。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賈氏公彥曰。此長兄弟所舉奠觶。卽上弟子舉觶於其長者也。敖氏繼公曰。如謂儀略同耳。其異者。則以意定之。

右兄弟與賓旅酬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于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

卒觶拜。長皆答拜。



鄭氏康成曰。弟子舉觶於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

弟。敖氏繼公曰。此舉觶爲無算爵始。中庭。東西之中也。其南北節。則皆少南於其長之前。與西上者。尊賓之弟子也。是時長皆在東西面之位而拜之。卒觶。坐卒觶也。此觶乃代主人舉之。故其儀與鄉飲舉觶者略同。

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

注。今文曰。奠于薦右。

敖氏繼公曰薦右賓之薦南兄弟之薦北也奠于此者因其所改奠之處也緣長者之意不欲勞其復遷之

鄭氏康成曰奠觶進奠之於薦右非神惠也

賈疏無算

爵在下自相勸故謂非神惠奠于薦右同於主人飲酒舉者奠于薦右也

無算爵正欲賓兄弟之既醉而出並受其福也其爲行神惠也明甚注疏因前有神惠右不舉之說今無算爵奠右而亦舉故曲爲之解耳必如敖說乃於經例

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

敖氏繼公曰執以興小象受之其所薦右也揖

之使復其位鄭氏康成曰復其位者東西面位凡堂

下拜亦皆北面賈疏云凡者賓以下至於私人拜受送皆北面

奠於薦左復舉而奠之薦右明將舉也奠於薦右則無所用其遷矣第執而奠於其所耳雖不變易猶必親執以明敬也與鄉飲射同此時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少

者亦各舉觶於其長。以爲無算爵始。

爵皆無算。

正義鄭氏康成曰。算數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已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

疏敖氏繼公曰。此亦賓先舉奠觶。酬兄弟長。交錯以辯。卒飲者洗酌。反奠於故處。長兄弟又舉奠觶。酬賓長。亦交錯以辯。卒飲者洗酌。亦反奠於故處。賓及兄弟又

迭舉奠觶。皆如初。終而復始。故云爵皆無算。其儀與旅酬異者。唯不拜耳。

疏敖氏謂賓先舉奠觶。旅辯而後。兄弟長復舉奠觶。以此解無算爵。與鄉飲射禮不合。無算爵有二義。一則終而復始。與旅酬之有爵數者不同。一則惟已所欲。與旅酬之以次相酬者亦不同。如敖氏解。則旅酬與無算爵一例矣。或謂下記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今注謂無次第何也。曰。是惟旅則以齒序耳。非

所論於無算爵也。或又曰：注鄉射無算爵，固云主人之
觶以之，次賓，賓長之觶以之，兄弟，是明以序相酬矣。曰：
祭禮無算爵，行之堂下者也。賓禮無算爵，先行之堂上，
而後之堂下者也。堂上不以序，勢不能辯及於下。下亦
無躡而旅於在上之禮，行之堂下，交酌於其尊，互旅於
其階，主於飫神之惠而已。敖惟已所欲，而不嫌其無等
也。

兄弟子各舉觶遂無算爵

利以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

鄭氏康成曰：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
者，以利侍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酒，亦當三也。不
致爵，禮又殺也。賈氏公彥曰：利與佐食，乃有二者，
以上設俎，啓會爾敦之時，以黍稷爲食，故名佐食。今進
酒，酒以供養，故名利利卽養也。少牢名佐食，上利執羊
俎，下利執豕俎者，大夫禮文，故卽兩見其名。更言獻者，
上主人獻，主婦獻，賓長三獻，長兄弟加爵，衆賓長加爵。

通利洗散獻尸亦三尸飲六而士事尸禮畢也。郝氏敬曰。禮將終告利成。故利終獻以成禮。其言更言其敬。

右佐食獻尸祝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尸禮畢。敖氏繼公曰。尸東少南也。不立于阼。亦變於大夫。

祝東面告利成

正義鄭氏康成曰。利猶養也。共養之禮成。敖氏繼公

曰。東面于戶外之西。

通論賈氏公彥曰。祝告利成。士在戶外。大夫在階上。天子諸侯在堂下。鄭氏康成曰。詩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祭禮畢。孝孫往堂下西面位。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孔氏穎達曰。特牲告利成。卽云尸謏祝前主人降。少牢告利成。卽云祝入尸謏主人降。此二者皆祝致尸意以告主人也。所以然者。孝子事尸有尊親之義。命當由尊者出。非主人所當先發。

也。天子彌尊。備儀盡飾。則祝先致尸。意告主人。已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鄭箋云。告尸。以利成也。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少牢吉牀如贈云。厥人又致。

尸謏祝前主人降。

謏所六反

鄭氏康成曰。謏起也。前猶導也。少牢饋食禮曰。祝入。尸謏。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前尸之儀。士虞禮備矣。

士虞禮。尸出。主人不降者。如尸入時。堂上初位也。少

牢尸。主人送于廟門外者。如其出迎之初位也。此尸入。主人立于階下。故其出也。亦降立于階下。如初位。與不賓尸之禮同。

鄭氏康成曰。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尸。即神也。神醉而尸謏。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

據周官及詩疏。王祭祀。尸出。大祝令小祝送尸出廟門。祝不出。尸入于次。釋服。掌祧受之。尸乃歸。掌祧藏尸。隨與其服。

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

正義敖氏繼公曰言及見其先入也。鄭氏康成曰俎所載於所俎。少牢禮曰有司受歸之。朱子曰詩云廢徹不遲以疾爲敬也。

禮記先徹所俎者尸出宜終其事必言出于廟門者嫌如少牢正祭佐食徹所俎仍降設於阼階南也。

徹庶羞設于西序下。

鄭氏康成曰爲將餞去之。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賈氏公彥曰徹庶羞不入於房而設於西序下以擬燕故也。必知祭有燕者楚茨詩云鼓鐘送尸下云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大夫當日賓尸則無燕禮不賓尸與士禮同亦當有燕。敖氏繼公曰徹者亦佐食也。

徹庶羞亦改設者。尊尸食。故未卽去之。西序下。其東也。此先徹庶羞。亦與大夫禮相變。

庶羞尸入乃加。視薦俎敦較輕。且下文餽簋鉶而不及庶羞。無所用。宜先徹之。西序下。從其方也。與東序下主人俎豆籩之設相對。

鄭氏康成曰。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蓋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

右尸出

筵對席佐食分簋鉶

敖氏繼公曰。筵對席。設對席於饌東也。此於神席亦爲少北。其名義與昏禮之對席同。下篇放此。簋卽敦之異名。分簋鉶者。以簋分簋實。以鉶分鉶羹也。鄭氏康成曰。爲將餽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於會。爲有對也。祭統曰。餽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

此時與席未徹。敖氏謂設對席略近北是也。天子八

簋餽以六。諸侯六簋。餽以四。大夫四簋。餽以二。士二簋。則其餽也一而已。知所分爲黍者。以少牢資黍決之。又上文尸親嘏。搏黍而不及稷。在所略也。少牢兩鉶俱餽。此僅分其一。亦降大夫禮。分簋之法。鄭敖二說不同。敖氏近之。以鉶無會。則必別以一鉶分之也。鉶既爾。簋亦宜同。

示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

敖氏繼公曰。舉奠。子姓也。云及長兄弟。則主人之

子位在長兄弟之上明矣。立于西階下。俟命也。其位蓋在賓之東北。

祝命嘗食。養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

養與餽同。注古文養皆作餽。

鄭氏康成曰。命告也。士使嗣子及兄弟養。其惠不

過族親。賈疏。決下篇少牢。二佐食及二賓。長餽明惠及異姓。敖氏繼公曰。嘗食

二字。或當在養者之下。舉奠東面。升尸席也。長兄弟對

之升對席也使嗣子養故不敢以賓長對之而使長兄弟也士以二人養降於大夫者兩也其養惟以嗣子及長兄弟又與大夫禮相變。郝氏敬口命嘗食養者猶言命養者嘗食。

案祝命嘗食以祖宗之命命之也不曰餽餘者嫌其近於褻。

通論鄭氏康成曰鬼神者祭不獨饗之使人餽之恩澤之大者也。陳氏祥道曰祭禮利成則尸謏尸謏則命

餽士餽二人故一簋一鉶大夫之餽四人故兩鉶二豆資黍於羊俎兩端然則諸侯以四簋黍則每變以聚其分而資之可知矣天子諸侯之餽自君以至百官下而輝胞翟閭之吏皆與焉以明惠周於境內也大夫之餽二佐食二賓長而已以明惠及於其臣也士之餽舉奠與長兄弟而已以明惠止於其親也。張子曰聖人無一事不示教況廟中有境內之象乎執事至晏朝固已飢矣故廟中而食其餘。方氏慤曰祭統云凡餽之道

每變以衆。故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變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變則又加以百官。蓋以示其惠之愈廣也。

案據祭統不言世子餼。故先儒有王世子餼諸侯世子不餼避王之說。若然。則大夫無爲避君矣。大抵大夫不世爵。故其嗣子旣不敢行舉奠禮。自不敢行登餼禮。皆嫌其以大夫自居也。天子國君繼世。則其嗣子旣行舉奠禮。自當行登餼禮。故記曰其登餼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祭統以施惠言。文王世子以尊祖言。

佐食授舉各一膚

正義敖氏繼公曰以膚爲舉。亦欲其每食則啗之。李氏如圭曰餼者舉膚降於尸也。

釋三介將以改饌。則授餼者惟膚耳。舉莫重於體。胥至膚則有食味之道。蓋與簋黍鉶羹同致其美焉。所以加惠於子孫者。不可同於事祖宗之義也。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俎。

金匱要略

卷三

賈疏謂二佐食與二賓長非親。舊說曰。

俎者上簋水而下簋腊與

不

鄭氏唐成曰丁寧戒之

敖氏繼公曰所以見主

吸之



賈疏決尸祭鉶
告旨訖始食。

李

取舉執於左手。猶尸之左執肺脊也。先祭食乃祭舉者。黍重而膚輕也。食食而後食舉。亦如尸禮。

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酌上暮。上暮拜受爵。主人答拜。酌下暮亦如之。

鄭氏康成曰。少牢饋食禮曰。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暮。賈疏引少牢見此禮亦然。舊說云。主人北面授

下暮爵。

及氏繼公曰。酌下暮亦東面于其席前之北授之。

主人拜。祝曰。醕有與也。如初儀。

鄭氏康成曰。主人復拜。為戒也。言女醕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謂教化之。敖氏繼公曰。初儀。主人再拜及兩暮許諾也。

兩暮執爵拜。

鄭氏康成曰。答主人也。敖氏繼公曰。此著其拜之異於上者也。凡男子執爵拜。皆左執之內。則曰。凡男拜。尚左手。

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暮皆降。實爵于篚。

正義 敖氏繼公曰。上暮將酢乃亦實爵于篚者。宜與下暮共終其事。不可由便也。

上暮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下暮復兄弟位不復升也。敖氏繼公曰。上暮得親酢者。尸已出故也。此亦變於大夫之禮。大夫暮者不親酢。酢主人。東面鄉之於其位。主人亦西面拜。主人父也。上暮子也。先拜而不以為嫌者。以事暮

之禮當然。與事尸之意微相類。郝氏敬曰。二暮卒爵

並降。獨上暮升酢主人。重嗣子也。

案 洗爵升酢主人。猶向者舉奠洗復神之奠饌也。凡酌酒無不拜受者。雖尸之尊猶然。燕禮臣獻爵。君亦拜受。父子可推矣。

上暮卽位坐答拜。

正義 鄭氏康成曰。既授爵尸內乃就坐。賈氏公彥曰。主人位在尸內下暮席南西面。故上暮授爵於尸內。乃

就坐。

國卽位而後拜送者禮之常。猶鄉飲酒主人拜送必於阼階。賓拜送必於西階之類是也。

主人坐祭卒爵拜。上墓答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鄭氏康成曰墓禮畢。敖氏繼公曰戶外亦戶東。

陳氏祥道曰士墓有戒而大夫之墓不戒。士墓受爵告拜大夫之墓受爵不拜何也。大夫之墓不戒以其

非舉奠也。受爵不拜以其非貴者也。

案士墓以子姓兄弟故主人親祝而上墓不復親報。少牢之上墓以賓故上墓親報而主人不復親祝。皆相變也。

右墓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命佐食。阼俎主人之俎宗婦不徹豆籩徹禮略各有爲而已。賁疏佐食設俎理應佐食還自徹俎宗婦贊設豆籩理應

宗婦徹豆籩。以徹禮略。故宗婦豆籩。佐食并徹之。云各有爲而已者。謂宗婦徹祝俎豆籩。佐食徹胾俎豆籩。各自有爲。何必依前所設之時也。設於東序下。亦將燕也。賈氏公彥曰。下文云。佐食徹胾俎。堂下俎畢出。文退在下者。欲見先徹室內俎。乃徹堂下也。敖氏繼公曰。胾俎。以其設於主人之位而名之也。戶內之東。祭時室中之主位也。東序下。堂上之主位也。宗婦不徹之者。以收訖於東序。非婦人之事也。其設之面位。亦如在室。既暮。乃徹胾薦俎。亦變於大夫禮。

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俟告利成。少牢下篇云。祝告利成。乃

執俎以出。敖氏繼公曰。不俟改設。尸俎。先出者。亦異於大夫。此云戶西。則主人立於戶東。明矣。賈氏公彥曰。案有司徹。不賓尸。祝執俎出於廟門。有司受歸之。

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婦既並徹。徹其卑者。士虞禮曰。祝薦席徹入于房。敖氏繼公曰。此所徹者。皆置于房。故

宗婦得爲之不言席文省

賈氏公彥曰宗婦徹祝豆籩入房者爲主婦將用之燕內賓于房

豆籩自東房出還徹之入於房宜也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謂燕于廟後之寢也丈夫之燕不於堂則房中蓋未必有婦人之燕

鄭氏康成曰周官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胾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王后受尸之爵飲於房

中之俎則內小臣似之

佐食徹尸薦俎設于西北隅凡在南屏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卽位屏符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屏隱也少牢禮曰南面如饋之設

敖氏繼公曰旣餞復改設而未卽徹去者重其爲神之餘食也一尊酒尊也納於室中之北墉下必納之者以酌神之酒於是乎取之故亦改設而未卽徹於徹室中

之饌乃并先又不納立尊者以其初不用於神也。佐食
闔牖戶。因後出而爲之。李氏如圭曰。釋宮云西北隅
謂之屋漏。孫炎注云屋漏者當室之北日光所漏入也。
國少牢不賓尸之改饌有司官徹此則正祭時設薦敦
者主婦設俎者佐食至徹而改饌皆佐食爲之殺於大
夫。又改饌非婦職也。士虞禮則以祝主之變於吉祭也。
設于西北隅凡在南則壬之改設而東面者喪祭吉祭
皆同所以別於大天之改設南面也。

鄭氏康成曰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謏

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此所謂當室之白

賈疏謂西北隅

得戶之明者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

賈疏謂祭

於奧中不得戶明

曾子問曰殯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

賈疏引之

者證成人備祭陰厭陽厭並有之義

賈氏公彥曰孝子求神非一處故

先爲陰厭後爲陽厭大夫禮陽厭南面此士禮東面雖

面位不同當室之白則同

其始之非是者

吳氏澄曰厭者殯祭之名此名不施於正祭也而

鄭氏以祭初饗神于奧爲陰厭。祭未改設于屋漏爲陽厭。後人承其誤。陸氏佃破其說之非是者得之。

祝又告利成爲饗也。饗尸之餘。所以終事神之事。且爲主人降節。故又告焉。筵不布於地。而用以扉。納一尊而無爵觶。皆非飲食之道。舊說以此爲陽厭。未必然也。據曾子問祭成者必有尸。而祭殤必厭。陰厭以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非以祭祖禰時尸未入之始爲陰厭。成既出之後爲陽厭也。且厭而以飽飫爲義。則方

祭而祝饗。神安得遽飽。神嗜飲食。尸醉飽而出矣。又何藉以尸食之餘。既饗之後。而以飫神乎。抑扉用筵。闔牖戶。皆尚幽闇之意。於陽厭之義無當也。蓋徹而不遽徹。所以重之。故改設於西北隅。用筵而扉。明示以異於神席之意。則不可謂之陽厭明矣。

右徹改設

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鄭氏康成曰。拜送賓也。凡去者不答拜。敖氏繼

公曰。門外。廟門外也。賓既出。則婦人亦徹室中之饌與。
宗人告有司具。則於門外位。所以詔入也。此告事畢。
則於堂下位。所以詔出也。凡祭者之出入。亦以此爲節。
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記俎出節。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唯
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也。敖氏繼公曰。正俎。執事俎
之最尊者。故其出也。以之爲節。賓長以下。自執之出。
以授人。既則復反其位。郝氏敬曰。賓及兄弟以下之

衆俎畢出。各以歸也。

堂下俎。自賓俎而下。祭畢乃徹。此吉禮之通例。與鄉
飲射燕之徹俎。乃羞者異矣。

右禮畢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屨。

金音嗣。朝音朝。

鄭氏康成曰。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
筮尸視濯亦立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
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

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

賈疏士冠禮主

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韠韠與裳同色大夫之臣朝服素韠此緇韠故云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

如初則固立端敖氏繼公曰皆者皆賓與兄弟及公

有司私臣也助祭必朝服而不立端服者與人之祭宜

盛服也朝服用立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

尊於立端此緇韠者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與

國卿大夫士助祭之服視祭於已之服皆加一等故士

之賓兄弟亦如之所以然者惟天子不助祭降而五等

之君無不助祭者其助祭之服皆加於已之祭服所

明有尊也則國君之臣視此矣記曰卿大夫冕而祭於

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實則弁而

祭於已者惟國君耳若大夫亦冠而祭於已如少牢之

立冠朝服是也大夫降而朝服故士降而立端蓋自諸

侯以達於士等而下之不爲屈也其助祭之服皆加等

自士大夫之有司兄弟推而上之以達於君不爲僭也

唯尸祝佐食立端立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

正義鄭氏康成曰。與主人同服。敖氏繼公曰。士尸服

玄端。亦以其為卒者之正服也。然則尸服卒者之上服。唯喪祭耳。祝佐食與主人亦玄端者。以其事尸於室。尤為近之。故服宜與尸同。言玄端玄裳。又言黃裳雜裳。可也者。蓋以賤者或不能備服。故制此禮以通之。孔氏穎達曰。玄裳黃裳雜裳。謂玄端之裳也。朝服則素裳。

通鑑楊氏復曰。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蓋天子諸侯玄端朱裳。故朱韠。大夫玄端素裳。故素韠。士玄裳

黃裳雜裳可也。故爵韠。

五冕皆上玄下纁。爵弁服亦下纁。記曰。衣正色。裳閒色。是也。皮弁服則素衣素裳。皆絲為之。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是也。至朝服則緇衣素裳。衣用布而裳則絲矣。玄端以玄裳為正。而黃裳雜裳亦通用之。故云可也。鄭氏以玄裳黃裳雜裳。分上中下三等士。蓋未必然。

總論孔氏穎達曰。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齊祭異冠。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

玄端以祭。皆玄冠也。記曰。玄冠綦組纓。爲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又曰。五冕色俱玄。齊服玄衣玄冠。玄者陰色。鬼神尚幽陰。又曰。韠從裳色。祭服。大夫以上謂之韠。士爵弁謂之韠。韠。記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韠。是玄端服之韠也。又云。一命緼韠。再命三命赤韠。是玄冕爵弁服之韠也。案詩毛傳。天子韠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韠也。大夫赤韠。色又淺耳。士緼韠。緼爲赤黃之間。其色淺赤。

韠亦有從裳色者。如此記朝服素裳而緼韠是也。

右記祭服

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

鄭氏康成曰。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二爵者。爲

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

賈疏。謂主婦當受致之時。用此爵也。主婦致爵於主人時。不取

堂下。二觚。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並

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

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

賈疏。一觶酌奠。是嗣子。雖飲還復神之奠。觶也。

餘有三在。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長兄弟奠于薦北。至為加爵者。作止爵時。長兄弟坐取其奠。觶酬賓。辯卒受者未實。觶于篚時。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即用其篚二觶。故三觶並用也。禮器曰。貴

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

賈疏。利洗散是也。

尊者舉觶。卑者舉角。

賈疏。大夫尊用爵。士卑用角。

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

散五升。李氏如圭曰。賓獻尸之時。爵止。主人當致爵

于主婦。故爵二也。敖氏繼公曰。二觚者。長兄弟以觚

為加爵。因以致于主人主婦。既則更之以酢于主人也。

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

平奠。冪用綌。卽位而徹之。加勺。

覆芳屋反。冪元作鼎。舊監本已改正。

今從之。

敖氏繼公曰。壺。松禁。腹壺之松禁也。既奠乃設冪。

則未酌之前用蓋與。鄭氏康成曰。覆壺者。盥瀝水。且

為其不宜塵。冪用綌。以其堅潔。禁言松者。祭尚厭飫。得

與大夫同器。不為神戒也。

賈疏。禮記云。大夫用松。士用禁。禁有足。至祭則去足。名為

神戒也。

賈氏公彥曰。未奠不設冪。卒奠乃設之。

楊氏復曰奠酌奠奠于鉶南時卽位尸卽席坐時也

纁帟以綌也纁裏案烝栗擇

鄭氏康成曰舊說纁裏者皆玄被烝擇互文

敖氏繼公曰纁用巾謂既實而陳之之時也及將設則去之獨纁用巾者以其未卽設故爲御塵比巾云纁裏則是凡巾皆復爲之矣

通論孔氏穎達曰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棗另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蟲好食宜數數揀撰省視之

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菹

菹音桓注今文苦爲菹

鄭氏康成曰苦苦茶也菹菹屬乾之冬滑於葵詩

云周原膾膾菹茶如飴**敖氏**繼公曰此無羊鉶故豕

鉶亦得用苦然則鉶毛之異者非爲各有所宜也士虞

禮記云有柶孔氏穎達曰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菹

方氏慤曰菹菹其性滑周官所謂調以滑者此也

棘心七刻

鄭氏康成曰刻若今龍頭**敖氏**繼公曰喪祭七

用桑吉祭七用棘者。喪桑音同。吉棘聲近故也。

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饔爨在西壁。

禮記 敖氏繼公曰。士喪禮云。爲俎于西牆下。又吉凶之

饔爨皆近於壁。以是例之。則凡門外之爨亦在牆下明矣。士饔爨在內者。以宗婦主其事也。大夫則以廩人爲之。故其爨亦在門外。鄭氏康成曰。饔炊也。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栢賈疏。爾雅釋宮。檐謂之栢。孫氏云。謂屋栢。周人謂之

謂之檐。稷在南。

肝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

舌縮俎。去起呂反

禮記 鄭氏康成曰。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賈疏。不絕中央少許。立

縮順其性。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

賈氏公彥曰。少牢。舌載於肝俎。橫之。此言縮俎者。彼據俎上爲橫。此據鄉人爲縮。敖氏繼公曰。既實牲體于鼎。乃制此而實于其上。載謂載于肝俎。心舌皆當牲體。

之中爲內體之貴者。故不他用。而專以進於尸。又見少牢禮。

升鼎與載俎。其位置皆同。少牢云。其載于所。如初爲之于爨也。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

鄭氏康成曰。東堂。東夾之前近南。敖氏繼公曰。

經惟云豆籩鉶在東房。蓋主於尸者也。此又見賓與長兄弟之薦。則祝主人主婦之薦。亦在東房矣。賓賓長也。

其餘次賓次兄弟而下。與內兄弟及公有司私臣也。公有司私臣有俎。則有薦可知。少牢。私人有薦胾。

堂下之薦。惟賓與長兄弟先薦于階上。自東房出。所以異之也。

右記陳設器物

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匱北。

奉芳勇反淳之純反今文淳作激教云者一人三字疑衍

鄭氏康成曰。匱北。執匱者之北。亦西面。每事各一

人淳沃稍注之。郝氏敬曰。澆灌曰沃。細瀉曰淳。

內則曰。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約進盥于尊者之禮皆如此。

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

鄭氏康成曰。宗人代授巾。庭長尊。敖氏繼公曰。

振之三。爲去塵敬也。宗人授巾。尊尸也。卒。謂已挽手。受巾亦以簞。少牢禮曰。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

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辟音

敖氏繼公曰。入。入門也。出。出戶也。言主人及賓。則

兄弟之屬在其中矣。

嗣舉奠。佐食設豆鹽。

鄭氏康成曰。肝宜鹽也。敖氏繼公曰。置鹽於豆。

而設於舉奠之前。爲其食肝也。

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

鄭氏康成曰。當事。將有事而未至。

凡祝呼佐食許諾

鄭氏康成曰呼猶命也

右記執事者之節

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

鄭氏康成曰齒從其長幼之次尊庭長 敖氏繼

公日記末云公有司獻次衆賓宗人亦公有司也乃齒於衆賓者所謂有上事者貴之也

佐食於旅齒於兄弟

敖氏繼公曰佐食已獻于室中故獻兄弟時不與

而但與其旅酬也云齒於兄弟則士之佐食亦其兄弟明矣

右記宗人佐食獻旅之次

尊兩壺于房中西墻下南上

鄭氏康成曰爲婦人旅也其尊之節亞西方 賈疏亦先

尊東方經云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西方是賓以其男子故在前設尊此處爲房中婦人設尊故知亞次西方 敖氏繼公曰兩壺皆酒南上者以其先酌在南

者與。

房內設兩壺。一為內賓。一為宗婦也。兩壺皆酒而云南上者。尊內賓。下云內賓立于其北。則壺在西墉下之南。

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

鄭氏康成曰。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姑姊妹也。賈疏

姑姊妹賓各之類。

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於所祭為子孫。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房而北。

房中以

敖氏繼公曰。內賓立於尊北。記者蓋取

尊為節。而見其位之所在耳。其實內賓之位。已定於未設尊之先。

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

鄭氏康成曰。西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

於堂下。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內賓象眾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于右。宗婦之少者。舉觶於其長。

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長。交錯以辯。宗婦之長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少者。各舉觶于其長。並行交錯。無算。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于主婦之東南。賈疏。不背主婦。又得邪角相向。敖氏繼

公曰。此旅酬之儀。雖與在庭者略同。然亦不能無少異。主人既酢內兄弟。主婦則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之。奠于右。及兄弟舉旅之時。內賓之長亦取奠。觶以酬主婦。主婦以酬次內賓。次內賓以酬宗婦。

之長。亦交錯以辯。內賓宗婦之少者。又各舉觶于其長。以爲無算爵始。亦交錯以辯。皆不拜。略如鄉射無算爵之儀。然則房中之篚。其實一爵三觶與。

房中相酬之儀。敖說與注微不同。敖氏爲密。

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儀已見於經。而記復著之。蓋備載其所聞耳。

重明之者。見室中地窄。授受者多於戶外也。士虞記

主人有事。宗人戶外詔相。上文佐食當事未至。則立于戶外。皆此意也。

右記房中及宗婦贊薦之事

尸卒食。而祭饔饔饔饔饔饔。

鄭氏康成曰。雍。就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

宗婦祭饔饔饔饔者。祭雍饔饔。賈疏。周官亨人。其職主饔饔之事。用黍肉而

已無籩豆俎。禮器云。饔饔者。老婦之祭。賈疏。彼注。老婦。先炊者也。盛於

盆。尊於瓶。敖氏繼公曰。此以尸享祭而祭竈。亦見其

尊尸之意。牲魚腊之饔饔。皆謂之雍饔饔。少牢禮曰。雍饔饔。

門東南。北上。

孔氏穎達曰。祝融。古火官之長。是竈之神。常祀在

夏有俎及籩豆。設於竈墜。又延尸入奧。以先炊老婦配

之饔饔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饔饔竈而已。

所以不同。

右記祭饔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尸俎鄭氏康成曰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
俎尸俎也賓既送尸復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爲禮乃去
之賈氏公彥曰大夫有賓尸者尸出賓不送以其事
終於賓尸故也

右記賓送尸之節

尸俎右肩臂臠肫脰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
短脅臠乃報反肫同
脰音純脰音格

正脊鄭氏康成曰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

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

放而不致者凡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

賈疏決少牢三脊脅俱有此但有二體不貶正脊不奪正也賈疏長脅亦不貶者義與

正脊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

空神俎賈疏欲尸既舉脊脅猶有脊脅在不空神俎楊氏復曰凡牲體四

肢爲貴故先序肩臂臠肫脰於上然後序脊脅於下

敖氏繼公曰長脅卽正脅也士之祭其俎豆之屬既貶

於大夫者二其俎實之脊脅之骨又各貶其半皆降殺

以兩之意也。

脊脅比少牢殺其二比士虞則加其二隆吉祭也。

賈氏公彥曰。凡俎實之數有九有七有五皆是奇數。以其鼎俎奇。故實數亦奇而相稱。楊氏復曰。牲體去兩髀不升。合左右兩相爲十九體。神俎不用左體。故少牢只用右髀。不合兩相爲十一體。特牲於右髀十一體之中。不用脰脊代脅。故爲九體。士虞則祭於左髀十一體之中。去脰脊橫脊短脅代脊。故爲七體。

敖氏繼公曰。特牲無膚俎。故以膚附於牲俎焉。三者亦貶於大夫之尸也。凡膚與牲體同在尸俎者。大夫五士三少牢下篇言尸之豕脅膚五是也。大夫以上膚若別俎。則若七若九以差而加之。鄭氏康成曰。爲羹用二厭飫一也。

注謂膚三皆有以用之。但士虞不行餽禮。其膚祭亦三當以敖氏之說爲正。

陳氏祥道曰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胃豕雖有膚然四解而未體折無膚豚而未成牲無膚士喪禮豚皆無膚以未成牲故也大遣奠無膚少牢四解無膚以未體折故也士虞禮膚祭三取諸左脇上鄭康成曰膚脅革肉蓋豕肉之美者不過脅革肉而已故禮於膚皆謂之倫膚

離肺一

鄭氏康成曰離猶挫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

之舉肺

肺三

判七本反汪今文判為切

鄭氏康成曰為尸主人主婦祭 敖氏繼公曰祭

肺或言判或言切皆見其制也

魚十有五

鄭氏康成曰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於

月十有五而盈少牢饋食禮亦云十有五而俎尊卑

同此所謂經而等也 敖氏繼公曰此盛祭禮也

通論 孔氏穎達曰。曲禮。橐魚曰商祭。祭用乾魚。商度燥濕得中而用之。陳氏祥道曰。魚非正牲。故其俎在牲體之下。以其陰類從月。特牲少牢。尸俎皆十有五。取盈數於三五故也。若夫飲食之禮。則不然。公食大夫。魚與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若七。若五。則一命之魚七。再命九。三命十。有一。天子諸侯。魚數不見於經。先儒謂諸侯十有三。天子十有五。理或然也。士昏禮。魚十有四。攝盛也。其加不至十有五者。貴偶也。

小如牲骨

通論 鄭氏康成曰。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賈氏公彥曰。言牲骨。則一骨二骨兼在其中。敖氏繼公曰。惟云骨而不言體者。骨可以該體。而體不可以該骨也。言骨則體在其中矣。

通論 陳氏祥道曰。禮有藁腊。有鮮腊。有全腊。有半腊。聘禮。賓之飪鼎有鮮腊。上介之飪鼎無鮮腊。公食禮。上大。夫之俎加鮮腊。下大夫亦無鮮。而昏禮腊必用鮮。則用。

鮮者禮之隆也。少牢鼎腊一純。特牲士冠昏皆用全。士喪殯奠士虞胖而已。不用全者。禮之畧也。周官獸人。凡獸入於腊人。腊人掌乾肉。蓋折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常先於醢。腊常亞於魚。

祝俎。髀脰脊三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賈疏

言凡者。祝佐食賓長。長兄弟宗人之等。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

名。少牢饋食禮。羊豕各三體。賈疏。少牢二牲。故祝俎無加。賈氏公

加。下注云。三體。卑者從正。敖氏繼公曰。髀謂右髀亦

用尸俎之不升者也。脅代脅也不見之者。上言脰脊則

此為代脅可知矣。祝脊脅用二骨。見其尊於執事者也。

此離肺。齊肺也。祝祭以離肺。其義與虞禮同。

肺一。與尸同用。古謂魯魯亦然也。姚氏繼公曰。肺與

肝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

肺一。與尸同用。古謂魯魯亦然也。姚氏繼公曰。肺與

肝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

併者二。亦得奇名。臂。左體臂。賈氏公彥曰。脅骨多。不嫌與尸同用右體。猶脊然也。敖氏繼公曰。胙俎尊乃不用左肩。而用左臂者。屈於尸也。脊脅。非體也。故得與尸同以伸其尊。亦以特牲之俎實少故耳。少牢俎實多。故主人主婦脊脅皆減於尸。
[圖]特牲。主人既辟尸。不用左肩。其餘諸俎。亦未見有用左肩者。豈分以爲穀胾之用。而少牢所謂其體儀者。亦與骨亦必儀度其貴賤。而以次進之與。

正。如。胾。折。其餘如胙俎。

胾。若角反。又尸解。胾。亦用。

[正義]鄭氏康成曰。胾。後足。

賈疏。案士喪記。明衣裳長及胾。注云。胾。在足也。是也。

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不分左。搗折。辟大夫妻。

賈疏。少牢。

主婦用左。肱此士妻辟之用。後右足。不用後左足者。左足大卑故也。

餘謂脊脅膚肺。用。敖氏繼公曰。凡牲固皆折也。然經文之例。其先言體乃言折。或單言折者。必非正體。若全體者也。蓋與折俎之說不同。主婦俎之脊脅。其名不必盡與胙俎同。乃云如胙俎者。亦大畧之言也。少牢胙俎脊脅皆牢。主婦俎之脊

不同。主婦俎之脊脅。其名不必盡與胙俎同。乃云如胙俎者。亦大畧之言也。少牢胙俎脊脅皆牢。主婦俎之脊

脅但用羊也。則此可知矣。

佐食俎。鬴折脊。脅膚一。離肺一。

鄭氏康成曰。三體卑者從正。賈氏公彥曰。直云脊脅。不定體名。欲見得使用之。敖氏繼公曰。鬴非正體。折骼之下而取之。故云鬴折。主婦俎與佐食同用鬴。而主婦尊於佐食。則主婦右。佐食左。與。

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

在其者甚卑而全之。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畧之。敖氏繼公曰。凡骼與鬴連。乃為全體。上文兩見鬴折。則此骼亦非全體矣。不言骼折者。以其可知。不必言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亦謂折分其全體也。不言其體者。或以其所用者不定。故與其餘謂脊脅膚肺。李氏如圭曰。眾賓長兄弟為加爵。宗人庭長授巾。皆接尸。故亦二體。亦貴不畧。大前以附也。

鬴。鬴說與注不同。疑敖氏得之。以鬴踐地。既賤而

又小。若以一觶折而爲二則不成體矣。主婦尊佐食接神亦貴不應太簡乃爾也。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胾膚一離肺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殺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賈疏謂長兄弟皆三體以按神及尸貴也。凡骨有肉曰殺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

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賈氏公彥曰不言折而言殺胾又畧矣。自衆賓以下賤不接尸神其俎折體而已。敖氏繼公曰公有司公家所使給私家之事者也。私臣私家之臣或已所自有或假於他家皆是也。云若有者不定之辭祝者耳。此俎無脊胾者以其或用脊若胾爲殺胾故也。李氏如圭曰禮器云羔豚而祭百官皆足此之謂稱。

春秋傳以折俎爲殺胄。則殺胄者。體解之通稱。對郊禘之全胄言也。此記云殺胄。是俎體之最略者。承上文三體五體言也。牲體以四肢爲貴。脊脅次之。就四體而論。股人貴後。周人貴前。故前體爲貴。而後體次之。就前體而論。肩最貴。臂次之。肱又次之。其序自上而下也。就後體而論。髀爲貴。肫次之。髀爲下。其序自下而上也。此篇歷序俎之牲體。并詳其體之爲全爲分。數之或多或少。而廟中執事之尊卑。又因而見焉。體有貴賤。而用全

者爲隆。如尸俎之全用右肩臂。肫肫髀。祝俎之全用右髀。降俎之全用左臂。是也。其次則不用全而用半。如主婦佐食俎之用肫折是也。又其次則儀度其可用者用之。而并不言半。如長兄弟及宗人俎用折是也。又其次則雜用餘體之可殺者。而并不言折矣。衆賓衆兄弟以下之殺胄是也。殺胄之數一而已。等而上之。是有上事者也。其體之數有三焉。若賓長兄弟及佐食宗人是也。又等而上之。且爲神尸將命相禮者也。其體三而

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五焉。祝是也。又等而上之。是爲宗廟主者也。其體五。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七焉。主人主婦是也。又等而上之。則爲所祭者。其體九。而加其可併者二。則十有一焉。尸是也。而一牲之體。其不用者。亦僅矣。由士禮而推之。大夫由大夫禮而達之。諸侯天子。雖經闕有閒。其隆殺之等。亦可想見云。

右記俎實

公有司門西北而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

出。以饗。受降飲。

鄭氏康成曰。獻在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之。

亦皆與旅。

賈疏。上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此但言獻次不言旅。以宗人佐食約之。亦皆與旅者。

亦此二人也。賈氏公彥曰。祭祀擇取公有司可執

事者。如舉鼎七載之類。爲衆賓門外。在有司羣執事中。

入門列在東方東面。餘者在門西北面位。兄弟雖無上

事。亦皆在東方西面位。族親故也。私臣之中。擇爲賓者

使爲佐食。前文佐食北面立於中庭。注云。佐食賓佐尸

食者是也。其餘獻在兄弟後者。職賤也。敖氏繼公曰。門西者尚右。門東者尚左。亦各變於東面西面之位者也。獻公有司於西階上。私臣於阼階上。其受爵則惟二者之長拜於下。乃升受。主人答拜。乃降飲。餘皆不拜。郝氏敬曰。公有司。賓屬門西。賓位也。私臣主屬門東。主位也。

惟佐食齒於兄弟。其餘私臣不敢齒於兄弟。自不敢齒於衆賓。而凡廟中異姓之賓。擇之公有司者爲多矣。

賈氏公彥曰。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以此經例之。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祭統曰。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也。其有爵者。則以爵序之。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不以姓也。鄉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旅食在其後。少牢下篇云。衆賓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階西南。衆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與。

公有司私臣爲大夫士言之也。若天子諸侯則助祭者皆臣。何公私之有。疏引文王世子。謂天子諸侯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同姓亦以爵序是也。謂阼階上者皆無爵。則恐未然。戚戚兄弟。君子篤焉。胡概齒於齊民也。助祭者必選擇而後與。雖有庶人在列者。或寡矣。西則冕服而東皆布衣。天潢不太無色乎。蓋異姓之賓。專以同姓之兄弟。亦先以爵。爵同而後以昭穆。昭穆同而以齒。三公六卿與五等之諸侯最在上。而大夫士以次位焉。其侯國之卿大夫入天子之廟。則在門東門西北面之位。與若然。則如外朝之位者。亦大畧如之。不可盡拘以朝士之法也。

右記公有司私臣位及受獻之次

